

牆頭草

集 劇 短



編會協劇戲區邊冀察晉
版出社報日冀察晉

寫在前面

這個小冊子所包括的五個小型話劇，都是反映張家口市在敵人潰退八路軍解放以後各方面的情形，這個時候，正是黨的政策開始實行，羣衆開始發動起來，敵偽殘餘勢力仍然在活動着，羣衆對於共產黨八路軍民主政府還抱着不少的疑慮，一切工作都在複雜的鬥爭之下建立着。

在牆頭草裡，我們看到偽警察在背地裡怎樣進行敲詐老百姓的金圖，羣衆由於過去身受目覩過許多的災害，懷着怎樣深的憤恨，在民主政府的領導下，這些曾經爲虎作倀的人，不知改悔，受到他應有的裁判。特別在揭發那些會背叛人民、民族、當過敵人的爪牙而仍然尋找理由辯護自己的罪過的心理上，是尖銳的。李甲長也是在這個意義上揭發了李甲長利用政府發賑濟糧時要兩面派欺壓窮人，但是在新政權的啓發之下，老百姓已經敢於說話，起來反對這種壞傢伙，李甲長終於被羣衆拋棄，受到政府的處理，這裡面很鮮明的對比出來，民主政府是真正爲羣衆辦事的。

槍，以一個家庭的衝突中說明了破壞人民事業的份子，逃脫不了羣衆的眼晴與人民政府的鐵掌，也啓示了我們隨時都得警惕着這樣的東西。

看看再說，表現出民主政府和八路軍爲人民所作的事實，怎樣解消了一個洋車夫家庭的可笑的前慮與觀望態度。中秋佳話也是在同樣的情形下抹除了一個商人在心頭上難以解決的「共產」「共妻」的陰影。侮蔑和謠言碰到事實行動，就會像冰雪見到烈日一樣。

因爲這幾個東西，是以羣衆中來而且面向羣衆，同時，它不是當作玩賞，而是當作短刃而出現的，寫作可以說是主題明顯，手法通俗，在多次演出中，證明羣衆是喜歡它的。也不是生硬的說教，而有生活真實發展的揭穿，有性格，有羣衆的語言。

但是缺點還是存在的，如個別戲劇結構上的鬆散，某些概念化。我們還希望各地方讀到它或是演出它的時候能够提供一些意見。

編者

一九四五年十月

目次

寫在前面

牆頭草

槍

看看再說

中秋佳話

李甲長

韓寒(一)

胡可(二七)

胡朋(四四)

疏筍(五八)

星光(八七)

牆頭草

韓塞

人：金先生，（甲）過去給敵人當過偽警，現在仍留在我們派出所裡，着偽警制服。

乙：同上。

店員

管賬先生

楊同志：派出所的工作人員

群眾：數人。

（在一個雜貨店的門口，一邊是櫃台，一邊是窗子外的街道）

（一個着偽警服的，手裡提着一包月餅，一包茶葉，後店裡走出來。）

（一個青年店員，從後面趕出來，攔住偽警）

店員：金先生，您慢走，您的賬還沒算呢！

金：我不是跟你說了，我身邊沒帶着，明兒再算！

店員：金先生，您的事兒也挺多，那能記得住這點賬！明兒您許忘了。您身邊不能不帶

這幾個錢！

金：怎麼，你信不過我嗎？我還會少了你們這點月餅茶葉的錢麼？

店員：您說哪種話？金先生，可是小鋪子本錢不大，就憑這點貨，還周轉不開，要是欠賬就更難了！

金：你說的真玄，你們這樣的鋪子開着門，作着買賣，這點賬就頂不住？（說完就要走！）

店員：金先生您別走，您還是付款吧！

金：怎麼，你們做生意也太死板了，掛這麼點賬就不行嗎？往日我不是常在這兒掛賬？

這也不是頭一回！

店員：往日是往日，這會是這會兒，年頭不同了，金先生！

金：行，我知道你說這話是什麼意思，要算賬，就算賬，你算算吧，多少錢？

店員：（見金有點負氣，又怕把事弄糟，不得已陪着笑臉）不是別的，金先生，咱們門

面太小，賒給您，就不能不賒給別人。您拿了兩斤月餅，半斤茶葉。椒鹽月餅二百，兩斤四百，茶葉四百五，半斤二百二十五，一共六百二十五，給您開個賬單吧（要去開）

金：要賬單幹什麼？價錢賣的太貴，賣給八路軍還用這麼貴的價錢？

店員：這價錢是最克己的了，您打聽打聽，哪兒月餅不是二百三，二百四一斤的。

金：太貴，這兩斤月餅一齊給二百塊錢！這包茶葉，就算是過節我帶去喝了。（拿出鈔票）

（點點看，不錯吧？（要走）

店員：不行！不行！金先生，可不能這麼算！月餅您要嫌貴，可以去個十塊二十塊的，哪怕照本賣，可是——您給二百塊錢太少了，這茶葉，您也得按價算給咱們。

金：這點茶葉，何必還這麼認真呢？

店員：這不是認真不認真，這茶葉照四百五一斤，半斤二百二十五，已經不賺什麼錢了，您要再一個錢不花就拿走，那就未免太虧了咱們了，咱們作門面的也不好往櫃上交代……

金：這有什麼不好交代的！兩斤月餅錢都給了，這半斤茶葉帶去喝還不行嗎？

店員：實在不行，太虧本了。

金：有什麼不行的呢？八路軍喝你半斤茶葉這也不算多呀！這月餅你就是送給八路軍吃，也不算什麼呀！

店員：（不滿，轉身說話），八路軍八路軍的，你也算是八路！

金：你說什麼？

店員：金先生，我說您說的話不錯，咱們對八路軍多貢獻點不算什麼，可是要是買賣家太虧本了，比如您要按一百一斤算月餅價，還得帶這包茶葉喝去，那咱們眼看着就賠錢，不瞞你說，這實在是難以交還，金先生，這包茶葉您還是留下來，這兩斤月餅您要是看價錢不合適，可以再到別家看看去！隨您便！（說話用手去拿那茶葉包）

金：（觸動了自尊心）你怎麼這麼瞧不起人，你要錢，你還怕我買不起這點茶葉嗎？
你……

店員：話不是那麼說，咱們櫃台上的，實在不好交賬！

金：不好交賬，你叫掌櫃的去找我吧！（要走）

店員：（大聲）金先生！你得付款！……八路軍！八路軍買東西就沒有不給錢的！

金：怎麼着呢，你嚷嚷什麼，你還能怎麼樣呢！

店員：你看，先生來了，你跟先生算這個賬吧！

（管賬先生上）

先生：好算，好算，什麼都好算（滿面笑容）金先生，買了點月餅嗎？

店員：他稱了兩斤餅子，要按一百一斤算價錢，還要把這半斤茶葉帶了嗎，先生，你說

這個賬……

先生：好說好說，怎麼都好說，金先生不能虧負咱們，怎麼算都行。

金：我這不是正給你們錢了麼？這還有什麼講！

先生：不錯不錯，金先生不是那種人！

金：我說月餅一起給二百塊錢，半斤茶葉帶去喝了再說，也沒說就是一定不給錢呀！

先生：好說，好說，多少錢沒問題，金先生不能少給。你也知道本店的困難，這一陣子，八路軍來了，市面才有點起色，人們都打算過個節，買點東西，高興高興，過去日本人在的時候，咱們這點小買賣你也看見了，生活都難以維持，現在呢才算有點起色，還希望你多照應，你這點兒月餅茶葉看着辦吧，你看着辦吧！

金：這樣吧，月餅再給你們五十塊錢，茶葉，還要我的錢麼？

先生：好說，好說，多點少點沒關係，茶葉還是付了吧，價錢是最便宜的了。

店員：街上告示上寫的挺明白，貿易自由，公買公賣，八路軍買東西就給錢。

先生：錯不了，錯不了，金先生隨了八路軍了，誰也知道。

金：行，那麼茶葉先留在這兒，咱們是不白喝你們的茶，反正還有來的時候，還有見面的時候：（負氣而出）

先生：不敢，不敢，不坐會兒了。

（兩人目送金下）

店員：（提起那留下的茶葉包，一肚子不滿意）他媽的，還按着日本人在的時候，那個

派頭兒行事兒呢，說不上三句話就瞪眼珠，買東西總想不給錢，明兒算賬，總是不明兒算賬，一百個明兒，他也不給你算賬，從前的賬還沒有算清呢，這會還想來這一手！年頭不同了，吃不開了，這會兒八路軍講的是公買公賣！

先生：哼，要是日本人在的時候，今兒這個事，要像你這麼硬，嘴巴子早挨上了，東西也早拿去了，還會多少給你這幾張票子啦？

店員：嘿，我算是看透了這邦子人了，有一回，一個傢伙喝的醉醺醺的，跑進來就問我有六〇六沒有，雜貨店哪有六〇六呢？我說沒有，他走上來就是一個嘴巴子，打完了就走，我他媽的到今兒還覺着這口氣兒呢！

先生：這不算稀奇，挨打也是常事，我親眼看見街上那個賣花生的挨了打，那是個小矮子，還留着個頭，不知道他叫什麼名字，那傢伙叫他小孩去買花生，買了二兩花生，拿了一張一千塊的票子叫找，擺小攤的自然找不開了，小孩就叫他爹來了。你說，這個警察來了怎麼說呀，他說沒的找就算了，「明兒算賬」，可是賣花生明明看見他掏了掏腰包，有零票，他不存心給錢，向他耍，他直橫，說：「你想要這攤擺

下去就別找麻煩」，那個賣花生的說：「鬼子還不吃窩邊草呢！你又何必欺負咱們的作買賣的中國人呢！」你猜他怎麼着，一脚就把小攤踢翻了，打了兩個耳光就開了路了。

店員：頂好不沾邊兒，誰沾邊兒誰倒霉，辦個什麼事，不入鋪行了？多少得吃你幾個錢，上個館子那算便宜的，他有嗜好，還得來這個。（用手比作抽大烟的樣子）

先生：嘿，他們來路多着呢，裕盛隆不是有過這麼會兒事啊，煤油正貴着的時候，這位先生也不知從那兒提溜了一桶煤油來了，托裕盛隆代賣，沒話說，賣了兩千，這位就來取了，可是他偏要四千，你跟他有什麼說，照給，（稍停）他有勢力，他仗着日本人，穿着老虎皮，你有什麼辦法。

店員：老虎皮，老虎皮成了驢皮了，從前，掛着洋刀，遠遠聽見豁郎豁郎的響，誰見了不管認識不認識就得哈腰，裝笑臉，這會兒我連理都不想理。

先生：你這才是牛閑氣呢！這都是年青人血氣方剛的過，按我說這號人，咱們還是不能得罪他，能過去的地方，還是得圓通點，你想日本人在的時候，他仗着日本人的勢

力，替日本人辦事，八路軍來了，他又在了八路軍，他把八路軍巴結好了，還不是
一樣幹，你真要太冒失了，碰着他那癢處，他不管找個什麼機會，給你一下，像你
我這樣兒的，誰也噙不住！

店員：你說那個，他還能怎麼辦，我說句本心話，像他們這號的，八路軍就不該收留他
們，人家買個東西，該值多少給多少，說個話規規矩矩，南商量量，說實話，就是
賣便宜點，也舒心。這邦子人呀，八路軍來了，還戴着個牛屎式的砍頭帽，耀武揚
威的跟咱們發橫，開口八路，閉口八路，也不知道誰跟他們一路了，我一肚子不服
氣兒！

先生：那依您該怎麼辦呢？

店員：依我呀，起碼辦他個十年八年的。

先生：修了修了，別說了，你看，那邊來的，不就是那個姓金的，眼看那個胖胖的，那
邊還站着個八路軍，老遠的，聽不見他們說什麼，說不定，他就是到這兒來，爲了
方才那個事兒，不答應咱們呢！

店員：他要來他就來吧，他要真敢怎麼樣了，我就到派出所報告去，這會兒，他還能打我呀！工會早出了章程了，講平等，東家待伙計，還不興動打罵，別說他了！（說着兩人走進木櫃台裡間）（楊同志和兩個偽警在街上談着話，偽警其中之一就是金先生。）

楊：啊，過了這個橋就算南街，不過橋就算北街。

金：對了，一點不錯，您走一回就熟。

楊：我就從這兒回去，我還有事情，你們要沒有什麼事，也快回去吧。

金：是，是，楊先生，您把這月餅帶去吃吧。

楊：不用，你自己買的你們吃吧。

金：便宜，您拿着吧。

楊：不用，買多少錢一斤？

金：唔，二百四。

楊：給了幾了吧，沒有我這兒有錢。

金：給了給了，連價錢都沒還。

楊：啊，這樣很好，我們應該特別注意對羣衆的影響，八路軍就是人民的軍隊，政府是人民的政府，處處都要照顧老百姓的利益，這一點，希望你們在外面很好的注意。
金：您放心，楊先生，咱們在外面，不能給您添麻煩。

楊：好……這還不是給我們人添不添麻煩的問題，這是我們應該有的紀律。
金：是的是的，咱們如今不興那資產階級派的啦。

楊：剛才咱們談的那個要你們受訓去的問題，你們還可以再想一想，願不願意，有什麼困難，還可以提出來，你有什麼意見？

乙：沒有什麼，就是這樣。

楊：你呢？

金：沒有問題，我是自願的，學點知識，那再好沒有了，咱們中國人就是缺乏知識，要是不缺乏知識，早就出了頭了，只要有了知識就行，比方說，叫咱往東，只要知道東在那兒，那是不會往西的。尤其是訓練期間照樣兒發餉，這真是太好了，這樣就

可以一心一意的聽講道了。只要能把家養活了，那還有什麼不放心的。不瞞您說，過去咱們在日本手下幹這個，也是生活所逼，暫時維持維持那也是沒法子。

楊：好，這些道理，咱們今後從長再談，我回所去。（下）

金與乙：回頭見，（日本式的鞠躬）

金：（轉身，取煙）抽吧。

乙：抽（兩個人都抽起煙來）快過八月節了，今年這街上到底是不同了，熱熱鬧鬧的，不像那日本人在的時候，一個個提心吊膽的，總怕出什麼事了，還會兒可以放心大胆的過日子，也有心腸過節了。

金：（不在乎的樣子）可不是，反正怎麼着也得過日子，天晴得過日子，下雨也得過日子，會過日子的，什麼時候也能過好，不會過日子的，什麼時候也難過。

乙：你這個話怎麼說呢？

金：這話你不明白呀，我說什麼都是假的，一個人養家吃飯要緊，能把家口養活了，能混飯吃就算有本事，大丈夫能屈能伸，向人低頭不算什麼。

乙：你說是說，大老婆孩子養活的怎麼樣？

金：不賴呀，穿暖了，吃饱了，過八月節吃月餅。這回日本人臨走的時候，仗着面子弄了幾袋子麵，一包白糖，八路軍來了，不是又發了兩口袋麵，小日子，比別人過的強，嘿，嘿，別的不敢誇口，養家的本事還有一手，老弟，成了家你就知道了，不容易。

乙：（相視一笑）

金：陪我走一趙吧。

乙：上哪兒？

金：這一家。

乙：幹什麼呢？

金：調查調查他家裡，不對路，有點風聲。

乙：（担心）這可不是杜常，可別隨便撈油水……要是弄翻了，人家把咱們過去的事，兜一傢伙，告一狀，那就糟了。